

## 第一章 閨房內的祕密

陽光，沙灘，比基尼，喔耶。

這是夏念申期待已久的旅行，她也不想看什麼古蹟，風景，就只想吃吃喝喝，尤其在離婚後，還委靡了一段時間，閨蜜小愛跟她說，這種時候去夏威夷最好了。

不需要千年歷史，也不需要山明水秀，找一個地方，可以大秀身材，喝酒吃肉就很開心。

小愛神神祕祕的說：「夏威夷的海灘，帥哥又多又浪漫。」

夏念申想想，可以，夏威夷感覺就是個會有豔遇的地方，豔遇是個甩脫離婚沮喪的好方法。於是年假排一排，她就飛來了。

新做的水晶指甲，睫毛也接得又捲又翹，加上長年練習瑜伽的好身材，帶著小愛送她的紅色比基尼，到了夏威夷。

太陽好大，人超多。

她在網路預約了一個游泳教練，義大利人，網站上那張自我介紹的照片，笑得十分燦爛，媲美好萊塢明星。

由於夏念申連閉氣都不會，所以第一天是在飯店游泳池度過的，一對一，第一天已經能緩慢的用蛙式游泳。

那個笑起來十分好看的教練熱情無比，也不吝嗇自己的笑容，不斷鼓勵她，很好，很好。

不得不說美男的鼓勵真的很有用，教練一笑，夏念申就覺得力氣百倍，看，她只要好好游泳，教練就會笑了，哪像她前夫尹方旭那麼難取悅。

兩人在飯店泡了一天水，第二天就去海灘了。

教練還不敢讓她直接下深水，只在淺灘來回游。

在游泳池跟在海裡真的是兩回事，明明在游泳池可以順利前進的，但是在海水中卻很困難，一個浪過來，身體就歪了。

義大利人笑得很開心，頻頻用英文安慰她，沒關係，慢慢來，會好的。

那天晚上，夏念申一個人去吃了海灘燒烤。

什麼龍蝦，鮮魚，通通上來，配著啤酒好極了。

海風一吹，夏念申覺得是了，這才是生活。

以後她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囤獎金，好好囤假期，每年享受一到兩次這樣的單獨旅遊，可以玩，可以放鬆，可以在夜晚的海灘烤魚蝦，而且想到吃完以後還不用收拾，就覺得很愉快。

夏念申吃得直打嗝，洗洗手，這就步行回飯店。

雖然已經九點多，但街上還是十分熱鬧，商店都開著，行人也沒少過。

海風吹著，太舒服了。

夏念申很開心，忍不住跟媽媽連線，說今天去了哪玩，現在又在哪裡，剛剛經過一個賣烤鳳梨的店，那香味真讓人受不了，可是自己已經吃撐了。

夏媽媽笑著讓她好好玩，放鬆一下心情。

回去好好睡一覺，明天去做一些海上活動吧，既然來了夏威夷，怎麼能不坐香蕉船呢，還有海底摩托車……

就在這時候，忽地聽見一聲尖銳的改裝車聲音朝人行道而來。

夏念申下意識的轉過頭，刺目的車燈，路人的尖叫。

行人中有人衝出來抱住她，似乎是想救她，但車子速度太快了。

只不過瞬間，強烈的撞擊迎面而來，她來不及感覺到痛，很快的失去知覺。

痛！

夏念申呻吟一聲，慢慢睜開眼睛。

雕刻精緻的拔步床，青色的繡帳，還有垂墜的平安結……是的，她穿越了。

穿越好幾天了。

從傻眼，難以相信，不願接受，到現在夏念申知道，一切都是真的，沒有作夢，她就是死在夏威夷，然後活在京城。

這個身分是顧家的二少奶奶。

意思是她有一個丈夫，叫做顧行梅。

這幾日，斷斷續續的有東西流入腦海——這個顧二少奶奶也叫夏念申，行四，小名四娘，至於本名，是一模一樣的三個字，看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

夏家跟顧家算是門戶相當，年齡到了，兒女成親，再正常不過。

顧行梅的父親叫做顧別溫，是顧老太太的第二個兒子。顧二太太生下顧行梅沒幾年，顧別溫就在一次外出時被殺死，也不是仇家，單純殺錯人。顧別溫的死訊傳來，顧二太太傷心得不行，挺著六個月的肚子，抱著兩歲多的顧行梅替丈夫守喪。

或許是太傷心了，顧二太太肚子不過八個月就早產，大人小孩都沒能捱過，一起去了。

至此，二房只剩下顧行梅一個孩子。

所幸有祖父祖母的照顧，下人倒也不敢怠慢。

後來老太爺也走了，家裡剩下老太太，老太太傷心過度，對這單薄的二房便疏漏起來，明明家業也不小，吩咐幾句就可以的事情，老太太卻是都當不知道，導致顧行梅文不成，武不就，幹啥啥不行，只剩生了一張好臉蛋。

跟夏家的婚事，表面上看來很正常，其實也不太正常——三年多前的七巧節，各家小姐到喜蓮寺放琉璃燈，這本是年年都會辦的事情，也沒出過大意外，卻沒想到那年的喜蓮寺被一群土匪闖入，擄走了四個小姐，夏四娘就是其中之一。

這被擄走的小姐們雖然分別都用五百兩贖回來，但在土匪窩待過，還有誰敢娶？朱家是直接招贅了，羅家小姐則是嫁給祖父的門生，童家小姐最慘，被鎖入家廟，帶髮出家，夏家原本想讓夏四娘低嫁個小商戶，沒想到這時候，顧家上門說親了，說的還是二房嫡子顧行梅的婚事。

顧行梅十七歲，雖然爹娘都不在了，但老太太在，顧家乃東瑞國的河船大商戶，整個顧氏家族共有七百五十幾艘河船，在東瑞國南北跟東西的運河來來往往，運送各種貨物，在京城也算是叫得出名號的商戶。

嫁給顧行梅，沒有公婆要伺候，也沒小姑要照顧，顧行梅本人又是京城出名的美少年，除了本人比較草包，也沒什麼大缺點，至於去賭場，逛青樓，這些都算有節制，放在京城大戶裡

已經可以歸類於正常那邊，這實在是一門很好的親事，夏家想都不想就答應了。

於是兩家行禮如儀，訂親，下聘，過門，夏四娘從夏家的四小姐，變成顧家的二少奶奶。穿越而來的夏念申「看」到這邊，都懵了。古代真的太厲害，顧家老太太可以不管顧行梅，把他養廢了，夏家也不替女兒挑一下，挑到一個又賭又嫖的廢物，長得好看有什麼用，還不是個廢物。

兩人成親不到兩年，感情不好也不壞，顧行梅依然會去青樓，但是晚上還是會回家。至於顧老太太就妙了，在夏念申看到的情景中，她對顧行梅一直不算疼愛。照理來說，次子顧別溫死於非命，應該會更憐惜他遺留下來的孩子，可是顧老太太卻不，只要顧行梅不犯法，一切隨便他，每個月給他十兩，每一季分紅約莫百兩，青樓、棋室隨便去，來往的豬朋狗友也不管，甚至二房現在無後，老太太也無所謂。

顧行梅雖然又廢又沒用，但禮儀還是知道一些的，譬如說，親爹顧別溫的生忌要上佛寺去念經迴向給父親。

意外就發生在路上。

朝然寺是百年古寺，在朝然山頂，那山路又小又窄，委實不太好驅馬車。

這日顧行梅帶著夏四娘一起上朝然寺，沒想到卻遇上保寧郡主車隊要下山，沒辦法，只好想辦法靠邊，可保寧郡主的車實在太大了，怎麼靠邊都沒用，這時候保寧郡主的馬匹躁動起來，直接往前衝，就這樣，顧家的馬車被擠下山崖。

顧家有錢，找人自然十分迅速，三輛馬車翻下，死了兩個婆子，一個丫頭，幸運的是顧行梅跟夏念申夫妻都還有一口氣。

既然是保寧郡主的馬匹闖禍，親娘肅王妃自然出面替女兒收拾了，不但派了御醫，還開了庫房拿最好的藥，所以顧行梅跟夏四娘這才勉強把命吊住——

只是夏念申知道，夏四娘早死了，所以自己才會過來。

也不知道老天爺是什麼意思，讓她穿越到一個已婚女子身上，這樣她不就要服侍自己的丈夫？她前生就是不想服侍老公才離婚，結果才離婚幾個月，又穿越到古代，一個少婦的身上？

顧二少奶奶。

這顧家在她腦海看到的情景中，真的大門大戶，光是這一戶，商船百餘艘，長榮海運都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多。

那個顧行梅會小嫖小賭，不管哪一樣，她都不行接受，看來等自己身體恢復，給他納個漂亮姨娘好了，讓他們比翼雙飛去，不要來打擾她……嘶啊，真的好痛，從頭頂到腳底沒一處不痛，全身骨頭都快散開似的，而且她肚子好餓，這幾日只吃一些湯湯水水，她想吃烤雞，還有鹹酥蝦……

格扇咿呀一聲開了，一個梳著雙髻的青衣丫頭進來，見到她睜眼，臉上露出喜色，「小姐醒了？」夏念申已經在這裡醒來幾日了，腦海中也出現不少東西，知道這丫頭叫做桐月，是夏四娘的奶娘——林嬾嬾的女兒。

那日跟夏四娘上山的兩個大丫頭都重傷，所以林嬾嬾把自己的兩個女兒桐月，臨月叫來服侍。夏家跟過來的人，還是習慣喊她小姐，即便知道她的身分是顧二少奶奶。

桐月把藥盅放在小几上，過去扶了她起來。

夏念申一聞到那藥味就皺眉，但她不是嬌嬌女，還是皺著眉一口一口喝下，苦得全身發抖，

終於喝完一碗，這才含下去苦的龍眼蜜餞。

格扇又開了，這次進來的是林嬾嬾，一臉笑容。

夏念申知道，林嬾嬾是真心疼愛夏四娘，夏四娘內心也是十分依賴林嬾嬾，不知道是不是共用一個身體的關係，她現在也覺得林嬾嬾很親切，看到林嬾嬾笑，覺得很喜悅。

「林嬾嬾什麼事情這樣開心？」夏念申問道。

「是，有好消息呢。」林嬾嬾笑逐顏開，「姑爺已經能下床了。」

夏念申差點把龍眼蜜餞噴出來，就是那個顧行梅？在她痛得全身都不是自己的時候，他居然能下床？

太不公平了，她現在可是連自己喝藥的力氣都沒有。

想想突然間有點生氣，「他倒好。」

又嫻又賭的，身子底還這麼好。

「是老天保佑。」林嬾嬾坐在床沿，伸手替她理理頭髮，「這顧家這樣古怪，姑爺越早恢復越好，不然小姐可沒依靠。」

夏念申想也不想就接口，「顧家哪裡古怪了？」看到林嬾嬾一臉詫異，又趕緊補上，「唉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撞倒頭，以前有些事情不記得了。」

林嬾嬾立刻一臉愛憐，「那陳院判說了，小姐頭上傷口那樣大，後腦都撞扁了，有些事情不記得也不稀奇，是嬾嬾不好，不該提這個，小姐還是躺下休養吧，嬾嬾給妳鬆鬆手腳，陳院判說得天天按一按，不然躺久了要重新學走的。」

「嬾嬾，妳還沒說顧家哪古怪？」

林嬾嬾笑著安撫，「小姐才醒來幾日，還是別想這些糟心事了，好好休息才是要緊。對了，三太太特別煮了小姐愛吃的乾燒杏菜跟花生雞胸湯送過來，在爐子上隔水蒸著，等熱了再給小姐端過來。」

夏念申脫口而出，「我娘？」

內心又一驚，心想，這個身體果然還是殘存夏四娘的記憶，林嬾嬾一說「三太太」，立刻知道是夏家的母親。

林嬾嬾一邊給她按摩小腿，一邊說：「是啊，如果可以，只怕三太太要自己來照顧小姐了，只不過小姐現在已經是顧家人，也沒有母親過府照顧出嫁女兒的道理，當真是老天保佑，以前三太太說要抄經給兒女積福，大太太跟二太太還笑她傻，現在小姐這次大難不死，看她們怎麼說，老奴怎麼看都是三太太長年抄經，感動了菩薩。」

夏念申原本對古代的醫藥沒什麼信心，但經過這幾天，不得不說古代人還真厲害，她不但在好轉，而且可以感覺得出來，好轉的速度滿快的，疼痛確確實實在減緩。

而且中藥雖然苦，但都是水狀，容易飲用。她很不會服用西藥，以前每次吃西藥，都是一顆藥，喝水，吃幾口飯，一顆藥，喝水，吃幾口飯……這種方式，她可以大口吃肉，但只要知道是藥，就是吞不下去。

唉，真希望身體快好，但又害怕身體快好。

病著，身體不舒服。

好了，又要去伺候顧行梅。

吼，為什麼要給她丈夫啦，不能讓她穿越成一個不婚的古代女子嗎？而且從夏四娘的記憶中她知道顧行梅絕對不是一個合格的老公，她也不能想像跟這種人過一輩子，會嫖，會賭，嘔，不行，萬萬不可。

但和離也不行啊，她在古代又沒有謀生技能，出了顧家大門能去哪？回夏家嗎？當然不行，她又不是在現代，古代女子和離回家會被趕出來，而且有很大的概率會連累自己的親爹親娘。到底要怎麼辦才好……

格扇被打開。

「小姐。」林嬾嬾進來，喜色難掩，「姑爺說要過來！」

夏念申傻眼，真是怕什麼來什麼，忍不住嘟囔，「他怎麼不多躺幾天。」

「小姐說什麼？」

「沒事。」

林嬾嬾一臉高興，「之前只聽伍嬾嬾說姑爺恢復得很好，伍大也說姑爺能在房間扶著牆壁走路，這才幾天呢，就能過來這邊了，小姐可得打起精神，姑爺再怎麼說都是我們在顧家唯一的依靠。」

「嬾嬾妳去跟他說，我現在醜得很，不好見他。」

林嬾嬾一呆，「小姐說什麼呢，哪裡醜了，夏家老太太最常說，小姐是孫女中長得最好看的，而且這次幸運都沒傷到臉，真是老天保佑。」

格扇外隱隱傳來喧嚷聲。

夏念申知道，那是自己的夫君，顧行梅。

哎唷，真不想見，也沒什麼好見……

奇怪，顧行梅以前明明沒有特別在意夏四娘，怎麼這會才好點就要過來看，都成親兩年多了，有什麼好看？

饒是夏念申心中抗拒，但還是無法阻止事情發生，喧嚷聲越來越近，然後桐月一馬當先進來，一臉笑咪咪，「小姐，姑爺來了。」

夏念申無奈，只好勉強起身，坐在床上迎接。

門開了。

餘光看到有人簇擁著一人進來。

那人走得緩，還拄著手杖，但還是慢慢走到她面前。

夏念申心不甘情不願的模仿腦海中的夏四娘，坐在床上跟自己的夫君彎腰行禮，「見過夫君。」

「娘子可好？」

夏念申一呆，這聲音——

抬起頭來，居然是前夫尹方旭！

是尹方旭沒錯吧？

雖然年輕了很多，但那五官，那眼神，她怎麼樣都很難認錯，畢竟前前後後糾纏了十年時光，如果要論化成灰她也認得的人，尹方旭絕對是其中之一了。

他看她時，總是感情深深，好像千言萬語說不盡，就是被這樣的眼神迷惑，她才會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原諒他。

他怎麼也穿越了？

看起來好年輕，二十歲左右的模樣……

對了，還沒看過自己呢，想到這裡，剛好瞥見尹方旭身後的銅鏡，是自己原本的臉……她跟夏四娘不只名字相同，連臉都相同，當然不是三十歲的臉，而是少女模樣。

看到尹方旭，夏念申還是覺得很不敢相信，他怎麼穿到顧行梅身上？

在自己生病這幾天，透過夏四娘的記憶「看」到的都是模糊的影子，沒想到……

不穿越都不知道，古代有一對跟她還有尹方旭長得一樣的夫妻，而且從丈夫又嫖又賭來看，感情跟他們一樣不是太好。

雖然說，尹方旭並不嫖也不賭，但人家有個甜美可人的乾妹妹呀……

該說怕什麼來什麼嗎？如果要問夏念申現在最不想看到誰，一定是前夫啊，可是沒想到穿越後有了新身分，跟她必須共生的人還是尹方旭。

尹方旭揮揮手，「都下去吧。」聲音有點沙啞。

夏念申覺得有點腦充血，直接癱在床沿上了。

內心又困惑又複雜，想到離婚這件事情，一萬匹草泥馬在內心奔過。

尹方旭放下手杖，在床邊的繡墩坐下，試探問著，「念念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尹方旭露出了然的表情，「那就是了。」如果不是，應該要問「念念是誰」，而不是直接否認。

兩人靜默了一下，尹方旭又主動開口，「傷口可好了些？」

「不勞操心，我命大。」

「是，能穿越的確命很大。」

「你想誇我能不能就直接誇我，不要順便誇你自己？」

尹方旭還是好脾氣的樣子，「我還以為……」

夏念申心想，又來了，說話說一半，這次她絕對要忍住——可惡，老天為什麼要這樣對她，她根本不能忍，聽話聽一半，實在太難過了。

唉，算了，穿都穿了，而且他們在這裡又是夫婦，既然林嬾嬾說顧家很古怪，那他們就得齊心協力，至少先活下來再說。

雖然尹方旭男女關係不清不楚，但他工作表現絕佳，憑著他們的能力，在這大宅存活應該不難吧。

「你是怎麼過來的？」夏念申問。

「車禍。」

「跟我一樣。」夏念申頓時覺得找到一點道理，原來關鍵就是車禍，「我醒來就是夏四娘了，也慢慢能知道夏四娘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只是幻境中看不清楚人臉，沒看清楚顧行梅的臉。」

「如果看清楚了呢？」

「那就看清了唄，也不能怎麼樣，最多嚇一跳，還能怎麼樣。」夏念申沒好氣的答道：「你是不是跟我一樣，魂穿過來，頂替了顧行梅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也能看到他以前的事情嗎？」

「能看到，而且臉孔清楚。」所以他才剛能走就要過來，想親眼確認一下夏四娘是不是就是

夏念申。

看到的瞬間，他就知道是了。

夏念申從鼻子哼氣的模樣，他看了十年，再熟悉不過。

尹方旭知道她不想聽風花雪月，於是只講現況，「我知道我們離婚了，不過在這裡，我們是僅存的伙伴，得好好合作，爭取最大利益，別的不說，至少得互相掩護，別讓外人看出異狀。」

夏念申張嘴，似乎想說什麼，最後重重點了頭，「沒錯。」

「就算我們藉由這身子看了很多東西，但畢竟不是曾經經歷，那就會有風險，所幸不管是顧行梅還是夏四娘都遭逢大難，就算有些異狀，也能說得過去。」

「我也是這樣想的。」

夏念申拿起迎枕抱在懷中，心想，這實在太奇怪了，他們夫妻為了不想再見到對方，所以選擇和平分手，沒想到離婚不到一百天，雙雙穿越到這個東瑞國，還是大宅中的一對夫妻，以後不但得相處，古代人不外出上班，就得日夜相處啊。

夏念申突然想起一件事情——秦素妮要是知道了，作何感想？

秦素妮是尹方旭的乾妹妹，兩人離婚，就是因為秦素妮。

秦素妮的哥哥秦磊是尹方旭的大學麻吉，夏念申也認識的。大學時期，他們常常一群人一起出遊，享受青春，雖然都只是騎摩托車範圍內的臺灣旅遊，但跟著喜歡的人，哪怕只是去個公園都很開心。

畢業後他們一直維持好交情，夏念申跟尹方旭結婚時秦磊還是伴郎。

結果一次純爺們聚會的出遊中，秦磊溺斃，夏念申震驚又傷心，尹方旭痛失好友更是悲傷到極點，一個大男人，說話說到一半會突然哽咽——這時，秦磊那個總是安安靜靜跟在後面的妹妹秦素妮開始有聲音了。

她打電話給尹方旭，訴說自己失去哥哥的傷痛，兩人常常一聊就是到半夜，尹方旭總是溫柔細語的安慰著秦素妮，甚至會唱歌哄她。

夏念申腦內的警報開始響起，但是這種時候反對又像無理取鬧，她能想像得出來尹方旭會說什麼，「阿磊不在，我安慰一下素妮怎麼了？」或是「阿磊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妹妹就是我妹妹」。

身為妻子，她只能啞巴吃黃連。

後來秦素妮生日，尹方旭去給她慶祝了，憑著女人的直覺，夏念申覺得一定有鬼，說想一起去免得有什麼意外，尹方旭一臉為難，「素妮說，他們兄妹相依為命，以前都只有阿磊給她慶祝，她習慣了兩個人的生日晚餐。」

禮物夏念申也看到了，是純金的玫瑰手環，尹方旭都沒有送過她純金的東西，居然送給秦素妮。

尹方旭直到隔天才回來，說秦素妮想看日出，所以他連夜開車帶她上陽明山。

夏念申就酸了，對秦素妮可真好。

然而，這只是個開始。

秦素妮開始頻繁介入他們的生活，她會帶著蛋糕到他們家來玩，每逢週末，本該是夫妻約會

的日子也變成三人行。

夏念申嘔得不行，但秦素妮總是喊他們「旭哥」、「念姊」，是，她是念姊，已經出社會幾年的念姊怎麼可以跟一個十九歲的女大生計較。

秦素妮還會來他們家做報告，用的就是尹方旭的電腦——握草，她，夏念申，尹方旭的合法妻子，都沒使用過他的電腦。

她始終覺得電腦跟手機是很私人的，愛一個人就該是相信，而不是頻繁檢查他的私人物品，所以她從來不曾去動尹方旭的電腦跟手機，當她聽見秦素妮說「旭哥，電腦借我一下」，尹方旭回答「在書房，妳自己去開機吧」，她驚愕得說不出話來。

然後當有一次秦素妮跟他們外出看電影，忘了帶手機，便理所當然又使用尹方旭的手機時，她就不知道該說什麼了，她想阻止，又阻止不了。

只能跟閨蜜小愛訴苦，小愛斬釘截鐵的說：「秦素妮一定是看上妳老公了。」

「我也這麼覺得。」

「那妳還在這邊做什麼？阻止啊。」

「阻止不了，我覺得阿磊梗在我們中間，那是他的好兄弟，我如果要他別去管秦素妮，就好像是跟他說，要他放下他們的兄弟感情一樣。」

荒謬的是，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一年多。

秦素妮對尹方旭各種撒嬌，要求，尹方旭都會答應。

在結婚紀念日那天，原本尹方旭跟夏念申是一起過的，普通的星期三，秦素妮沒理由過來。兩人吃了夏念申親手烹調的浪漫法式晚餐，一起洗了鴛鴦浴，氣氛好得不行的時候，電話響了，對，是秦素妮。

秦素妮作了惡夢，夢見秦磊，醒來太想見哥哥了，所以就打電話給尹方旭。

尹方旭一聽，衣服穿了，就拿起車鑰匙。

夏念申都快氣瘋了，秦磊死了她也很難過，但人要繼續往前走，尹方旭要這樣自責到什麼時候？

那是意外，沒人想的。

可是尹方旭一直自責，因為是他提議去海邊的。

那是夏念申第一次想到離婚，因為尹方旭不願往前，可是她不能一直留在原地看著他跟秦素妮不清不楚。

他們第一次因為秦素妮爭吵，就是因為尹方旭認了她當乾妹妹。

夏念申快嘔死了，「乾妹妹」跟「男閨蜜」一樣，就是備胎啦，有個名分更方便而已，啊，什麼？有什麼好生氣的？那可是我乾妹妹啊——嘔，老天，那可是個喜歡你的女生耶。

尹方旭覺得她不體諒他，他只是想照顧好友的妹妹，卻被她說得這樣不堪。

「難道我在妳心中是這樣的人嗎？」

夏念申毫不猶豫，「就是。」

「我跟素妮清清白白的，我可以保證……」

「不是上過床才叫有關係好嗎，你跟我睡在被窩，她一通電話把你叫出去，這叫清清白白？你要不要上『靠北婚姻』問問這叫什麼，我告訴你，這種女人有個名詞叫做『精神小三』，你們是沒上床，但她確實是第三者。」



「妳簡直不可理喻。」

「我當然不可理喻，我年紀大，胸部還小，怎麼比得過二十歲的童顏巨乳。」

這個爭吵只是個開端，然後就像家常便飯，每天都在爭吵，她說他噁心，他說她思想下流。中間還出現過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，秦素妮把要發給尹方旭的訊息發給她了，一張她穿著新洋裝的照片，寫著「謝謝旭哥送我的洋裝」。

她懷疑秦素妮根本故意的，因為她馬上就跟尹方旭大戰了。

尹方旭解釋，因為秦素妮拿了學期第一，所以想鼓勵她一下。

夏念申就火了，「我業績第一，你怎麼也不鼓勵我一下。」

「妳不是討厭穿洋裝……」

「那是洋裝的問題嗎？」

「不然我們現在出去買洋裝？」

「我才不要這樣買來的洋裝。」

尹方旭懵了，「妳到底要不要？」

「我要，但我不要這樣要來的。」

夏念申頭很痛，尹方旭完全不懂她生氣的點在哪，是那件洋裝的關係嗎？她有那麼希罕洋裝？她自己有錢。

有一天她終於受不了了，東西收收就去小愛家暫住。

尹方旭來接她，她想了想，沒跟著走，「跟你回去，我們還是會爭吵的，我吵累了，也不想看見你。」

「念念，妳相信我，我真的對素妮只是對妹妹……」

「我倒希望你們真的有什麼，這樣我的生氣才站得住腳，不像現在，你們清清白白，所以我變成無理取鬧。你不知道，你們之間的清清白白有多讓人噁心，繼續吧，繼續你們的兄妹情誼，等她忍不住的那天，你會知道我是對的，只不過我沒耐心跟你耗下去。」

他們沒有馬上離婚，主要是長輩有人身體不好，不想刺激長輩。

所以很荒謬的是，雖然處於分居狀態，他也還是會陪她初二回娘家。

就這樣一年多，這才辦妥離婚——長輩只是身體不好，不是腦子不好，瞞也瞞不久，他們的沒互動，長輩都看在眼里。

夏念申分居的那一年多，完成兩個大項目，得到了豐厚的獎金，讓她更心有感觸，賺不到愛，至少要賺到錢啊。

至於那對清清白白的乾兄妹，就隨便他們了。

辦妥手續後，她排了年假，到夏威夷找豔遇，沒想到愛情沒找著，卻遇上車禍……

顧宅的夏念申看著尹方旭——心想，他也穿越了，這秦素妮處心積慮搞得他們分居離婚，結果千想萬想想不到，尹方旭也穿了。

想到這邊，夏念申突然有點愉快，是的，善惡終有報，不是妳的，就不是妳的，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，哈哈。

尹方旭道：「以後注意點，別喊尹方旭，我在這裡叫做顧行梅。」

「噯，知道。」為了表示自己有意注意，夏念申連喊了三次，「顧行梅，顧行梅，顧行梅。」

「怎麼，好像很高興的樣子？」

「就是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而已。」

「我可以聽嗎？」

「當然……」不可以，「可以，可以，就是來這之前，我在做鴻天那個案子嘛，現在都要收尾了，可是我穿越了，想到那個討厭的總裁找不到人負責收尾，就覺得很痛快，他一定會後悔沒有派幾個人來幫助我，不然他會知道我的隨身碟密碼是什麼。」

穿越來顧宅，也沒什麼好樂了，想到秦素妮那個小綠茶費盡心思卻還是得不到他就覺得心情好——可惡，夏念申，妳沒用，要尹方旭幹麼，不如要手機跟電腦啊。

好想回到現代啊。

雖然總裁很煩，工作又多，但精神生活很充足，不像穿越，她躺了幾天都想不出來以後要幹麼，使得一手電腦文書也沒用，在這邊完全無用武之地，而琴棋書畫她通通不會。

唉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別的都先別想，總之，活下去再說。

太荒謬了，她離了婚，沒想到現在卻跟前夫有一個閨房內才能說的祕密，以後有什麼想跟他說的，還得先進入閨房才行，老天鵝啊，別這樣整我行不行？

## 第二章 不再是軟柿子

夏念申的身體慢慢好了起來，直到身體沒那樣痛了，才慢慢發覺一些其他的東西，例如說，春天來了。

春風舒爽，格扇跟梅花窗都開著，院子中桃花跟迎春花開得燦爛，桐月還跟姊姊臨月把幾盆盛開的山茶搬了進來。

白色的，花瓣飽滿優美，夏念申一看就喜歡。

在一個大太陽的午後，夏念申終於下水洗澡。

一浸到溫水中，整個人都舒服了——雖然說，林嬾嬾已經每天幫她擦身子，但怎麼也比不上自己洗澡來得痛快。

傷口都好了，泡在水中也不痛，夏念申細看身體，疤痕不少，不過算了，反正她也並不是真的古代女人，留疤就留疤吧。

直添了三次熱水，手指都泡皺了，這才依依不捨起來，在桐月跟臨月的幫忙下穿好衣服。

打濕的頭髮用熨乾的溫布巾絞，一次一次換，頭髮也慢慢乾了，眼見桐月又要拿木梳沾油把她頭髮梳起，連忙阻止，不用不用，這樣乾爽的感覺太舒服了，她要多享受一會。

「二少奶奶醒了？」

夏念申睜開眼，見到一個中年婦人，腦海中立即出現三個字：伍嬾嬾。

伍嬾嬾是尹方旭……不是，是顧行梅的奶娘，兩個兒子伍大跟伍二也跟著在這座景朗院伺候。

「二少奶奶身子可太好了？」

夏念申點點頭，「好多了，多謝伍嬾嬾。」

伍嬾嬾笑咪咪的，「那好，老奴瞧著時間也合適，二少奶奶今日就回去吧，跟二少爺一起。這夫妻啊，還是要同一個屋子才能同心。」

夏念申傻眼，突然想到一個問題，對耶，她身體好了，就沒有理由再夫妻分開住了啊——救回時，因為兩人都重傷，一個房間不可能伺候兩個重傷的人，也怕互相過病氣，這才讓顧行

梅住原本的大房間，而她這個二少奶奶就到景朗院另一個新打掃乾淨的屋子，現在兩人都好了，自然沒理由再分開住。

可，可是，她搞了半天好不容易離婚，現在又要跟同一人睡一張床嗎？不是吧，感覺太荒謬了。

但她又沒有理由說不，只能呆滯的看著一臉喜色的伍嬤嬤。

伍嬤嬤伸手扶她，「二少奶奶自己過去就好，這裡的東西讓臨月跟桐月收拾。」

「伍嬤嬤，我……」我不想啊。

伍嬤嬤卻誤會了她的支支吾吾，笑說：「二少奶奶不用害羞，這夫妻同房天經地義，既然病都好了，沒道理一直分開睡，這樣如何有孩子？」

我的天哪，還講到孩子……

她寧願領養，也不給顧行梅生孩子。

就在這樣的有理說不清中，夏念申被帶到一個房前，她知道那就是夏四娘原本的臥室，顧二少爺跟顧二少奶奶原本的起居間。

眾目睽睽之下，她又不能說不要，只能硬著頭皮敲門。

「誰？」顧行梅的聲音。

夏念申躊躇了一下，這才吱聲，「我。」

格扇咿呀一聲從裡面拉開了，顧行梅的表情很溫和，「怎麼了？」

夏念申小聲道：「伍嬤嬤說我身體好了，得搬回來。」

「倒是，不然顯得奇怪。」

夏念申突然有種感覺，伍嬤嬤會不會是顧行梅唆使的？不然按照她所知道的大宅守則，嬤嬤通常守著自己的主子，不太會去管別人的，林嬤嬤讓她搬還有道理，伍嬤嬤怎麼會管到她頭上來？而且現在春暖花開的，格扇跟梅花窗幹麼關著，好像等她來敲一樣，內心滿滿疑惑，但現在又不是說話的時候。

進了屋子，伍嬤嬤給她上了茶，「二少奶奶喝點參茶，老奴去跟老太太還有大太太說，您已經搬回前頭的事情。」

對喔，顧家還有長輩跟其他平輩。

病中還能不理，現在病好了，可不能裝作不知道。

沒人說話，只有香爐中的煙緩緩上升。

半晌，顧行梅開口，「念念，有件事情我想跟妳說。」

夏念申想，這語氣沒好事，該不會又想解釋自己跟秦素妮那小綠茶沒什麼吧？從現代解釋到古代，真夠了喔。

一通電話就叫得出去，這不叫清清白白，這叫公然挑釁。

想到秦素妮忙了一年多還是得不到人，夏念申突然間覺得有點好笑，活該。

不該妳的就不是妳的，該妳的才是妳的……不過按照這邏輯，那不就是在說自己活該遭遇這種芭樂事？

眼見顧行梅一臉真誠，夏念申心裡哼氣，想說好吧，讓你說。

「我們來到這裡，一定得互相幫助才行。別的不說，至少別讓人看出端倪，才能在大宅中存活下來。」

唉，怎麼會是這個，跟預想中的不一樣……

「念念，妳怎麼了？」

「沒事。」夏念申連忙否認，頓時有點臉熱，覺得自己臉太大了，人家根本沒那意思，是自己還沒走出來才一天到晚把事情往那邊想，以為別人念念不忘，結果念念不忘的是自己，丟臉。

顧行梅走到案邊，對她招了招手，「過來。」

夏念申站到他旁邊，就見他攤開宣紙，在上頭寫下一個：顧老太太。

底下依序寫上：顧別擎，顧別溫，顧別書

夏念申福至心靈，「整理人際關係？」

「對，我們互相整理一下免得出錯，畢竟都只是腦海中所見，也不知道是幻覺還是真的。」

「這好。」

兩人很快整理起來。

顧家大房，顧別擎為大，娶妻葉氏，有兒有女，其中大兒子顧行春娶妻熊氏，已經生有子嗣，共九口人。

二房凋零，只有顧行梅跟夏念申兩人。

三房顧別書，娶妻甘氏，甘氏無子嗣，轟姨娘所出的顧行著已經有一對雙胞胎小娃，共十口人。

當然，最大的顧老太太。

顧老太太生有三子，手段也厲害，姨娘有兒子的，一定會「重病」而亡，所以現在三房人口都是顧老太太的親兒親孫。

顧家是大家族，自然還有宗親，宗親一年三見，清明，端午，重陽，現在的宗主跟宗婦是顧行梅的再從堂叔跟再從堂嬸，算算，本家跟旁支共兩百多口人。

夏念申看著那密密麻麻的人物表，下意識的摸了摸手腕，「好可怕，這麼多人。」

「得想辦法把人都認得才行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，兩百多人呢，能把顧家的人弄清楚就不錯了，顧行春娶妻熊氏，行四的顧行著娶妻房氏，行五的顧行帛娶妻裘氏，我有三個妯娌，還得認得顧別擎的妻子葉氏，跟顧別書的妻子甘氏，甘氏不孕，轟姨娘受寵，我也還得跟這些人打交道，唉，想到就煩，比起跟廠商談價格還煩一百倍。」

顧行梅摸摸她的頭，「我們要在這裡生活下去，一定得認得。」

「有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不出門的，讓我一個人在這宅子裡，偶爾能出去走走，但都不用見到其他人？」

顧行梅想也不想的回答，「沒有。」

「你不要回答得這麼快，留一點空間讓我幻想一下。」

「沒……有……」

夏念申氣結，想想又算了，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，她還有件事情要跟他說：「等你能出門的時候，記得帶上我，我快悶死了。」

「忍著點，我們還沒弄清楚狀況，不好貿然行動。」

「你說，我這個月內有沒有機會出門？」

「沒有，等端午吧。」

夏念申眼睛一亮，「端午去看划龍舟？」

吃粽子，看龍舟，這可以啊，她最喜歡熱鬧了，到時候跟一大群人在河邊搖旗吶喊的一定很有趣。

「祭祖。」顧行梅無情的戳破她的幻想。

「噉……出門祭祖啊……」真是一點意思都沒有。

「好了，也別這麼驀，我會盡快弄清楚顧行梅在顧家的角色，等時機成熟，一定帶妳出去轉轉。」

夏念申聽得一喜，「你說的喔。」

「我說的。」

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啦。」

顧行梅莞爾，看她這樣開心，真想把天上的星星月亮都摘給她。

雖然說他們後來總是在爭吵，但他還是喜歡她啊，一開始是一見鍾情，後來日久生情，二十幾歲的青春歲月中，都是她。

他也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，可是素妮是阿磊唯一的妹妹。父母早逝的他們相依為命，是自己提議去海邊，阿磊才會溺斃，那天，阿磊原本說想去爬山的，他不止一次後悔，去爬山就好了，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，阿磊不會死，他跟念念也不會離婚。

結果就是他沒了最好的朋友，也失去最喜歡的女人。

但即便是這樣，他還是沒辦法拒絕素妮的要求，他想照顧她，代替阿磊，像一個哥哥一樣……離婚後，他過得很痛苦，不太敢回家，因為那個家會讓他想到夏念申。

他不止一次想，老天爺能再給他一次機會就好了，他想重新追求她，這次他一定能找到平衡的方法。

沒想到老天爺真的聽到了他的聲音，雖然跟預期的有點不太一樣，但他願意拿手機，電腦，現代的一切便利，來換取這個機會。

這次，他一定會牢牢握住她的手。

在這個世界，他想學習放下愧疚感，重新開始人生……

夏念申對著鏡子心想：這太誇張了。

她是去松柏院跟顧老太太請安，但桐月把她裝飾得好像要進宮選秀一樣，她耳朵上垂墜的珍珠耳環居然比拇指頭還要大，這得值多少錢啊。

林嬾嬾雖然說顧家古怪，但從她穿越到現在，吃穿用度都很好啊。

經過這幾日拚命在腦海中「看」，她已經把夏四娘短短十七年的人生都閱盡，顧家組織也弄懂了個大概，低調點生活應該沒問題，畢竟她是歷劫歸來的人，就算有一點不一樣也很正常，陳院判可以作證，她可是撞到腦袋的，她腦袋後面有個撞到的地方都扁了，半個手掌大小呢。林嬾嬾每次梳頭摸到那邊就要眼眶紅，夏念申總會覺得感動，這老人家是真心的愛自己。

唉，自己在夏威夷出車禍，爸媽不知道要如何傷心，說好要孝順他們一輩子的，卻做了最不孝的女兒……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在這邊好好活著，是她現在唯一能報答父母親的方式，將來

到了另一個世界總會再見的，到時候再跟爸媽說她的神奇經歷，沒死在夏威夷，是到另一個地方活了。

梳頭，換衣，換鞋，打扮妥當，這才起身。

心想著顧行梅真好，男人不用盡孝，女人才要，古代的破規矩。

走出景朗院，迎面而來的是舒爽春風，夏念申深吸一口氣，告訴自己，振作，一定要在這個世界兒孫滿堂，長命百歲。

花園有為數不少的環抱大樹，沒個七八十年根本種不起來，顧家真的是有底蘊的，山茶花可以種一年就開，但大樹卻不行。

夏念申走了幾步，聽見後面有一陣嘖嘖喳喳聲，回頭一看，是一大群人——大太太葉氏帶頭，嫡女顧若芝，庶女顧若涓，還有大少奶奶熊氏，後面兩個奶娘，一個抱著熊氏生的涵哥兒，跟燕姨娘生的婷姐兒，最後面則是幾個姨娘。

夏念申停下腳步，等她們靠近，「見過伯娘，大嫂。」

葉氏笑說：「行梅媳婦，身子可太好了？」

「多謝伯娘關心，已經好多了。」

熊氏也陪笑說：「真是菩薩保佑，改日上山，得好好謝謝菩薩。」

「大嫂說得是。」

顧若涓今年十二歲，正是愛漂亮的年紀，見夏念申穿著一襲攏紗月牙裙，馬上移不開眼，「二嫂，這什麼裙子，真好看，可不可以送我？」

如果是可愛的孩子，夏念申不介意送她裙子，但這個顧若涓真是太不可愛了，哪有人見面就要人家裙子，有病要醫。

於是笑說：「這是我娘替我做的，不好送給四妹妹。」

顧若涓噘的一聲，頗為失望，但很快又打起精神，「二嫂，妳不說也沒人會知道啊，送我吧，我見了喜歡，過幾天我要去參加傅家的宴會，想穿這件去。」

土匪嗎？見了喜歡就要？

這時候顧若涓的生母王姨娘出來道：「二少奶奶就送給四小姐吧，四小姐眼光高，難得有入眼的東西。自古以來，嫂嫂愛護小姑是理所當然的，二少奶奶又怎麼好捨不得一件裙子呢，大太太您說是不是？」

葉氏含笑，如果是她自己所生的顧若芝要，她當然會開口，但現在是庶女顧若涓要呢，算什麼東西，還想拖她下水。

不過她也沒想要幫二房，是，她是討厭王姨娘，討厭顧若涓，但更討厭二房——顧行梅將來能分產的。

都是嫡出的孩子，老太太一定是一房一份。

看著討厭鬼糾纏討厭鬼，葉氏只是淡淡笑著。

王姨娘還在不依不饒，「二少奶奶，您怎麼說都是四小姐的嫂子，可要大方點，這才叫名門規矩——」

夏念申聽得一把火上來，什麼叫做名門規矩，喔，妳的土匪女兒要東西，我就得給，不然就是沒規矩，憑什麼？

正想說話，後頭一個聲音傳來，「什麼名門規矩？」

一回頭，見是顧行梅。

顧行梅面色如常，「見過伯娘。」

葉氏點頭微笑，「行梅身子也好了？」

「多謝伯娘關心，已經大好。」說完，轉頭向著夏念申，「剛才誰說什麼名門規矩？」

顧若涓道：「二哥來得正好，我見二嫂這裙子好看，想跟她討，二嫂卻小器不給，二哥也說說她，哪有人這樣做嫂子的。」

顧行梅淡淡一笑，「若是能給，她自然會給，不給也有理由，這可是她的裙子，想要？也行，拿妳今日頭面來換。」

這下別說葉氏跟熊氏這對婆媳，就連顧若芝、顧若涓姊妹都有點驚訝——因為在她們心中，顧行梅是一個軟弱的人。

說好聽是濫好人，說實話就是沒用，白生了一張好皮相，個性像個庶出丫頭似的，膽小如鼠，不敢輕易得罪人。

舉個例子來說，有一次顧家的大少爺顧行春在外面買了一卷畫，花費兩百兩，說是大師手筆，多麼珍貴，後來知道被騙，那商人又跑了，顧行春不甘損失，居然要用兩百兩賣給顧行梅，而顧行梅這沒用的，居然就買了。

明知道是假的，但害怕大房的大哥生氣就買了。

還有一回，三房的顧行著在外面為了搶奪粉頭跟人打鬧起來，惹了官府上門，只因為顧行著留了顧行梅的名字，這事情後來就算在顧行梅身上，顧行梅連解釋的膽子都沒有，就這樣默認，跑了好幾趟衙門又賠了錢，這才消停。

全家都知道，因為顧行著後來得意洋洋炫耀自己怎麼脫身。

在顧家，只要是主子都能欺負顧行梅。

過去別說是庶弟庶妹，就算是王姨娘、柳姨娘這種角色都能壓得他死死的，因為他就是沒用，怕事，總是說「家和萬事興」，其實就是掩蓋自己沒用的遮羞布。

所以顧若涓才會直接在他面前說二嫂小器，如果是過去，二哥一定要二嫂現在就回院子把裙子褪了，洗了，然後送去久彥院給她，卻怎麼也沒想到，今兒個二哥竟要她拿頭面來換。

顧若涓扶著自己的孔雀釵，生氣大嚷，「這是最喜歡的釵子，憑什麼送人！」

「不是送人，是換。」顧行梅一臉理所當然，「妳喜歡的東西不屬於妳，要不買，要不換，不是很公平嗎？」

顧若涓整個傻眼，這二哥怎麼了，她那個怯懦沒用的二哥去哪了，現在怎麼突然跟她講道理，「王姨娘，也不幫我說說。」

王姨娘雖然也很意外，但看到女兒這樣，也開口，「二少爺就別跟四小姐計較了，一條裙子而已，難道要讓她們姑嫂為了裙子翻臉嗎？」

顧行梅不理王姨娘——他是堂堂二少爺，跟庶妹的姨娘說話，可是自降身分。

於是對著太太葉氏道：「姨娘無理，四妹蠻橫，伯娘不說句話？」

葉氏覺得實在奇怪，顧若涓討夏四娘的東西不是一兩次，哪回顧行梅不是要妻子讓出來，怎麼這下不給了，還問了她？

她是大房太太，也是執掌中饋的太太，以前顧行梅吞忍就算了，現在他不願意繼續吞忍，自己就得處理，不然就會鬧笑話，於是道：「柯嬤嬤，賞王姨娘十個嘴巴子，讓她記得管好自己

嘴巴，若涓的話，罰例銀一個月，下不為例。」

顧若涓大嚷，「母親！女兒又沒做什麼，怎麼罰我月銀了！」

葉氏懶得說她，不是親生女兒，不用費心教導，養壞了就養壞了，以後該承受的讓她自己擔著。

王姨娘知道柯嬾嬾的手勁厲害，兩個嘴巴子就能痛好幾天，這十個打下來，恐怕要腫上一兩個月，於是連忙跪下，「大太太饒命，奴婢只是一時情急。」

「妳去跟二少爺二少奶奶說，若他們同意，這嘴巴子可以暫時欠下。」

王姨娘不吃眼前虧，連忙跪著向前求饒，「二少爺二少奶奶，饒了奴婢這一次。」

夏念申一下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，怎麼有人有辦法說跪就跪，她很重視平等，不喜歡看人下跪。

她求救的看了顧行梅一眼，顧行梅只是笑，「我們饒了她，她也不會感謝我們夫妻，那還不如打了她，讓她長長記性。」

柯嬾嬾一聽，手就刮了過來，啪，啪，啪，每一個嘴巴子都是雷霆萬鈞之勢。

打到第五個的時候，顧若涓過去護住她姨娘，「柯嬾嬾，別打了，我姨娘的臉已經腫成這樣，再打下去要破皮的。」

葉氏使了個眼色，旁邊的僕婦連忙抓住顧若涓，柯嬾嬾的手又揚了起來，十個打完，王姨娘臉頰高高腫起，還滲出血珠，模樣十分嚇人。

葉氏看了心情頗為愉悅，這賤人雖然只生了一個女兒，但就有辦法哄得顧別擊護著她，也讓葉氏吃了不少虧，現在能理所當然的打一頓，委實痛快，而且這打還是自找的，要是顧別擊問起，也不是她這個大太太容不得人。

顧若涓看王姨娘那一臉傷，又心疼又生氣，想著始作俑者就是夏念申，於是怒向膽邊生，走向前去，一個手揚起就想打夏念申巴掌。

沒想到顧行梅卻快了一步架住她的手，另一手順勢在她肩膀上一推。

顧若涓退後了幾步，一下子跌在剛剛下過雨的泥地裡。

顧行梅臉色很不好看，「自己錯了還遷怒她人，我的妻子可是妳能打的？」轉而對葉氏說：「四妹是大房的人，二房罰不到四妹，但四妹想打我妻子，可是伯娘親眼所見，今日行梅要跟伯娘討個說法。」

葉氏雖然心裡很愉快，但表面上還是得做做樣子，於是一臉痛心的說：「若涓，妳居然想打妳二嫂，我是怎麼教妳的，以孝為本，長幼有序，這都不記得了嗎？妳的女誡讀到哪裡去了？」

顧若涓哭了起來，「我姨娘都變成那樣了，我還不能打她嗎？都是她的錯，要不是她穿了那條裙子，什麼事情都不會有。」

「妳還不知道悔改，我就罰妳抄女誡百遍，沒抄完不准出門。」

王姨娘雖然已被打得臉腫，但還是忍不住為女兒求情，「大太太開恩哪，女誡共有一萬字，百萬字讓四小姐如何寫得完？四小姐也只是做做樣子，不是真的要打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，是奴婢失禮，您別怪四小姐。」

「我教我的女兒，可沒問過妳的意思。」葉氏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「別以為大老爺疼妳，別忘了，我才是大太太。」

夏念申完全處於傻眼狀態。



古代人真是太行了，她這個現代人完全應付不來。

「四小姐只是做做樣子」？喔不，顧若涓那兇狠的模樣絕對不是做做樣子，她知道被打到了一定會很痛。

原本她還覺得顧行梅有點得理不饒人的，王姨娘都下跪討饒了，何必還堅持要打她嘴巴子，現在看來，顧行梅說的對，打她，讓她長長記性。

顧若涓不過才十二歲就這樣蠻橫，看來葉氏真是存心養廢這個庶女，個性越是刁蠻，將來出嫁了就要吃更多的苦。

也不知道大宅是不是都這樣，但對夏念申而言，這個震撼教育很夠力，她知道自己得打起精神，因為這大宅中沒幾個正常人。

對大太太葉氏來說，這是個有趣的早上一——理所當然的打了討厭的王姨娘，又理所當然罰了討厭的顧若涓，至於顧行梅為什麼變了，她也不感興趣，都鬼門關前走一趟了，不有些改變才奇怪。

「行梅也是要去母親的松柏院嗎？」葉氏雲淡風輕的問。

「是，祖母剛剛派人來喚。」

「那就一起吧。」

「依照伯娘意思。」

顧老太太的松柏院一向還過得去，現在會來的就是大房的大太太葉氏，帶著嫡媳婦熊氏，女兒顧若芝，顧若涓，以及熊氏膝下的小娃涵哥兒，燕姨娘的婷姐兒。

二房只有夏念申。

三房是三太太甘氏，帶著庶媳婦房氏，李氏，庶女顧若芸，顧若月，房氏膝下有一對雙胞胎，現在幾個月大的堅哥兒，霄哥兒——顧老太太特別喜歡這對雙胞胎，每天早上都要抱過手親上一親。

對甘氏來說，這對雙胞胎雖然是庶子的兒子，跟自己並無血緣關係，但荒謬的是靠著這對可愛的孩子，甘氏最近倒是得以親近顧老太太幾分。

顧老太太眼力還很好，自然看到王姨娘一臉腫，但對於一個正妻來說，姨娘這種東西就是賤，被打一定是活該，所以她也不想問，倒是顧若涓滿身泥，這不得不開口，「若涓今日怎麼啦？」

葉氏笑說：「不小心跌了一跤，讓她先回去更衣卻不肯，說一定要先來跟老太太請安盡孝。」

顧若涓明知道嫡母在說謊，但也不能戳穿，總不能說自己只想著漂亮，沒想著祖母吧，於是只好笑說：「祖母，若涓是最孝順您的。」

顧老太太心情不錯，「來人，帶四小姐去後面換件衣服。」

又寒暄了一陣，顧老太太問問大房，問問三房，就是一直晾著顧行梅跟夏念申。

夏念申早知道二房不受待見，只是沒想到會差別待遇到這程度，他們兩個活生生的人差點死了，現在又站在這松柏院，居然可以問都不問。

太神奇了。

顧老太太抱了抱堅哥兒跟霄哥兒，笑說：「好像大了一些。」

房氏笑吟吟的回答，「是，奶娘說兩個小伙子能吃能拉，長得可快了。」

「那好。」顧老太太拍拍小嬰兒的屁股，「多吃些，將來快點長大。」

然後顧老太太又問起熊氏，關於涵哥兒跟婷姐兒，吃得可好，睡得可香，熊氏一一回答，自己看得緊，奶娘不敢偷懶。

就這樣，大房間過問三房，三房間過問大房，抱抱這個嬰兒，摸摸那個小娃，等顧若涓都換了一身衣服出來，顧老太太終於看到他們了。

「行梅跟四娘，看樣子都恢復得不錯。」顧老太太臉色淡淡的，語氣也淡淡的，聽不出高興還是不高興。

顧行梅一拱手，「讓祖母擔心了。」

「不知道該說你們命中遭劫，還是命大，誰知道保寧郡主的馬會突然發瘋，不過沒事就好，何況經過這次，我們還因此跟肅王府有來往，也算因禍得福。」講到這邊，顧老太太面露喜色，「肅王妃答應了，只要我們家有人可以考上舉子，那就能安排前程，雖然你是指望不上，不過行著跟行帛讀書不錯，倒是可以有個盼頭，到時候我們就是官宦人家了。」

夏念申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說，雖然早知道顧老太太最不喜歡二房，可沒想到差這樣多，他們生死一趟活過來，顧老太太都沒有點高興的樣子，講到顧行著跟顧行帛將來可能會光宗耀祖，倒是露出笑容。

怎麼還笑得出來，妳的二孫子跟二孫媳差點掛了啊，老人家！

「今日叫你過來，是有件事情。」顧老太太道：「汪管家說，你不要他兩個兒子當幫手了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孫兒發現，這兩人不老實。」

「哦，怎麼，說來聽聽。」

「是。」顧行梅似乎就在等這一刻，「孫兒這陣子養病，閒來無事就看以前的帳本，發現好多地方都不對勁，譬如說，讓他們用船租幫我買稻米囤起來，去年風調雨順又沒水災，一斗稻米居然用到五百文，然後賣的時候一斗只賣一百文，如此一來一往，孫兒每斗米都虧了四百文，那次總共虧損了四百多兩銀子。」

顧老太太不以為意，「也不過就這麼一次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」

「不只，還有讓他們買鋪子，一間鋪子花了兩百兩才買下來，可是孫兒去打聽，隔壁的鋪子只賣一百兩，何以隔了一個牆壁就多了一百兩，買了鋪子本該收租，他們卻賤價五十兩賣出去了，要說他們沒有過手金銀，孫兒絕對不信。本來嘛，過手沾點油水，孫兒也不會說什麼，但這兩人實在太貪心，每回過手都是幾百兩，反而孫兒這個主人家半點好處沒拿到，做一次生意，虧一次本錢。」

「但汪管家對我們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你這樣不讓他兩個兒子當幫手，他面上無光，我想想也不太好，你就跟他們說說，讓他們注意點就是。」

夏念申傻眼，這是親祖母嗎？仇人才這樣坑人吧。

那汪家兄弟明顯把二房當提款機，各種中飽私囊，這麼明顯的騙局，顧老太太居然還要他看在汪管家的面子上忍了？那妳倒是讓汪管家的兩個兒子幫自己打理財產啊。

面對顧老太太不可思議的提議，顧行梅拱了拱手，「怨孫兒不孝，不忠之人不會突然改過，過去的金銀都算了，但以後不會讓他們在我這裡做事。」

「那你身邊就沒人了。」

「伍嬤嬤的兩個兒子，伍大跟伍二，年紀輕，也聰明伶俐，孫兒想給他們機會。」  
顧老太太嘆息一聲，「祖母好聲好氣跟你講，你還是決意不給汪管家面子，錢財乃身外之物，我們顧家又不缺錢，你何必這樣斤斤計較。」

夏念申真忍不住了，「不如把汪管家的兩個兒子給大哥當幫手吧，這樣說出去是高昇，從伺候二少爺變成伺候大少爺，汪管家就不會沒面子了。」

大房突然一口鍋掉下來，大太太葉氏睜大眼睛。

大少奶奶熊氏更是馬上說：「那怎麼可以，這麼不忠心的人，祖母，您可千萬別放在夫君身邊。」開玩笑，顧行春腦子已經不好使了，再配上汪家兄弟這兩個奸人，那還得了。

顧老太太沒想到一向安安靜靜的夏四娘會蹦出這幾句。是啊，既然要給汪管家面子，那把他兒子給大房不是更有面子嗎？但這麼差勁的兩人怎麼可以去伺候行春，行春可是她的嫡長孫，將來要扛起這個家的。

想到這裡，顧老太太不太高興，嘴角下垂，「我話已經說到這裡，你不願意就算了，反正我只是個老太婆，不用聽我的話。」

顧行梅卻是不上當，「祖母見諒。」

### 第三章 靠山們現身

一回到景朗院，夏念申便拉著顧行梅進房，然後又關上門窗，直拉到最裡面，確定沒人可以偷聽後，這才開口，「你看帳本啦？」

顧行梅莞爾，「是。」

「那兩個姓汪的奸人，怎麼肯給你？」

「哪有什麼肯不肯，就放在案頭，那姓汪的兄弟大概吃定顧行梅沒用才這樣膽大，用兩百兩買了一百兩的鋪子，賺了一百兩，然後又用五十兩賣給自己的母親，等於他們汪家白得一座鋪子，還淨賺五十兩。」

夏念申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，「今日見顧若涓看了裙子就理所當然的討，一個王姨娘都能跟我說『名門規矩』，還能教唆你要教訓我，一個大房姨娘都能欺負到頭上，這顧行梅跟夏四娘以前到底怎麼存活的啊……」

「不管他以前怎麼存活，都是過去，現在重要的是，我們怎麼存活。」

「也是，老太太對我們還真不好。」

「『得饒人處且饒人』。」

聽見顧行梅模仿顧老太太的語氣，夏念申笑了，但也只是心情好一點，想想實在奇怪，「顧行梅一個嫡出的嫡孫，老太太居然這樣不待見，實在奇怪。」

顧行梅也覺得這點不合常理，「也可能是太疼愛顧別溫，所以看到顧行梅時覺得心情不好。」

「或許。」就像有人意外喪偶後，對孩子特別看不順眼，不是誰的錯，是太想念逝去的那個人了，「我覺得自己徒有現代知識，但卻派不上用場。你看，我的外語能力，我的文書能力，我還能跑馬拉松，放在這裡一點用都沒有。今日看王姨娘討饒還馬上就心軟，事實上證明有些人真的只是嘴上認錯，心裡還是埋怨，這種人根本不要理才對。」

顧行梅安慰，「以後會好的。」

夏念申皺了皺鼻子——她真討厭聽到這幾個字。

以前秦素妮纏尹方旭纏得緊的時候，尹方旭總說，她剛失去哥哥，難免會投射情感，對他比

較依戀，以後會好的。

事實證明，以後根本沒好，反而變本加厲。

唉。

為什麼不能讓她跟別人一起穿越，譬如說夏威夷那個帥哥游泳教練啊，他們可以在古代共譜羅曼史，那不是挺好的，居然跟前夫……有沒有這麼孽緣啊。

雖然說她也知道這個顧宅只有他們是彼此的自己人，關起門來也只有他能知道她的祕密，但想想就覺得不太甘願，她當初離婚可是搞了一年多，尹方旭捨不得拒絕乾妹妹，又不想離婚，呵呵，哪有這麼好的事情，佔便宜的是他，他才會說「妳怎麼都不體諒我」，如果今天是她搞出一個「男閨蜜」，他肯定是會抓狂的，體諒？嘖。

「對了，妳可得記得自己手受傷，別忘了。」

「我的手沒傷啊，很好。」為了表示沒問題，夏念申馬上拉拉手臂，又轉轉手腕，動動手指，「看，好得很。」

「妳確定？」

「確定。」

「好，那妳現在彈一首《迎春曲》給我聽。」

夏念申怪叫起來，「我哪會彈琴？」

「那不就結了，夏四娘琴棋書畫皆擅長，妳是琴棋書畫都不會，現在除了手受傷，還有更好的理由嗎？」

夏念申無言以對。

也沒錯啦，要說夏四娘人生有什麼不好的，就是三年多前在喜蓮寺放琉璃燈時被土匪擄走——被擄走的還有朱家，羅家，童家的姑娘，其實古代重男輕女，這些家族並沒有這樣希罕一個女兒，只不過不贖回來會被指指點點，說狠毒沒用，或者說家門連五百兩都拿不出來，害怕門風受損，這才不得不花錢贖人。

想來，顧老太太確實古怪，就算顧行梅沒用，那也是名門子弟，沒必要娶夏四娘，妻子在土匪窩待過幾日，這古代男人誰不隔麼？

原本的顧行梅恐怕也是不想娶，但他天生沒用，不敢忤逆祖母，只好硬著頭皮娶了，這才會導致成親兩年多，夫妻感情一直好不起來，不是夏念申自誇，她可是長著一張足以令人一見鍾情的臉啊，盲婚啞嫁的能娶到個美女，那根本撿到寶了好嗎，那個顧行梅對妻子一直不鹹不淡，恐怕也是自己心裡過不去。

「妳若無事，就跟林嬤嬤學一些大戶奶奶需要知道的事情。既然已經過來了，眼下也不可能回去，還是要盡量融入這裡的生活才行。」

「我有林嬤嬤就好，什麼都不用學，也不想學。」

顧行梅被她氣笑，「別這麼懶。」

「學了又不能怎麼樣，沒目標我沒動力。」

「誰說不能怎麼樣，以後我們要分家，到時候妳要當大太太，怎麼可以什麼都不會。林嬤嬤將來老了，也會回去讓兒子奉養，如何陪妳一輩子。」

夏念申一下來了精神，「分家？」

「妳總不會想在這邊住一輩子吧。」

「當然不想，想到外出會遇到大房跟三房，我寧願就這樣窩在景朗院，但老實說，這也不到一個月而已，我已經有點受不了了。」

「我們會分家的。」顧行梅說得很有把握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我答應妳。」

夏念申笑得眯起眼，「這可是我穿越過來聽到最好的消息了。」

數日後。

顧行梅正在看東瑞國的《水土方誌》，這時候伍大拿了一封信進來，「二少爺，胡家那邊有信來。」

胡家，乃顧行梅生母的娘家，說來就是他外祖那邊。

大抵是知道他太好了，所以寫信來慰問。

打開信籤，裡面也很簡短，若有空，約他明天臨湖茶樓見，一起吃頓午飯，落款是：胡範天。顧行梅知道這胡範天是自己的表哥，在他看到的情景中，跟顧行梅不算太親，就是見面打招呼的關係而已。

怎麼會寫信來？

於是放下信紙，問伍大道：「你對胡家表少爺可有印象？」

「有的。」

「跟我說說。」

「是。」

經過這陣子，顧家上上下下都知道二少爺跟二少奶奶有點不太記得以前的事情，畢竟陳院判說了，兩人都摔了頭，不記得一些事情也不奇怪。

伍大恭恭敬敬的答了，「胡家表少爺能言善道，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，他對二少爺也很關懷，只不過……」

「但說無妨。」

「是，只不過二少爺以前聽不進勸。」

顧行梅抓到關鍵字，「勸？他勸我什麼了？」

「表少爺總勸二少爺得自己管理生意，不能由著老太太，讓二少爺趕緊生孩子，這樣才對得起二老爺跟二太太的在天之靈，又說如果二少爺不懂，自己可以從頭教導，表少爺對二少爺真的像對親弟弟那樣的關懷，可是二少爺以前不太領情……」

「這表哥對我倒挺好的。」

伍大連忙點頭，「那是，舅老爺就二太太這一個嫡親妹子，表少爺會想照顧二少爺，恐怕也是舅老爺的吩咐，不然表少爺那麼忙，怎麼可能還管到顧家的事情。」

雖然這樣說有點不尊敬，但伍大真的覺得二少爺跟二少奶奶摔得好，二少爺整個人都清醒了不少——以前二少爺放著表少爺那樣的人中龍鳳不去結交，專交一些下三濫，去賭博、嫖妓，每年船租分紅也有兩三百兩，有一半都散在養這些閒人身上，然後放著汪家那兩奸人蠶食自己的財產也不敢跟顧老太太吭聲。

現在倒好，醒來後也不嫖，也不賭了，還把汪家那兩奸人退回給顧老太太，說不要用，提拔了自己跟弟弟伍二。

他伍大不敢說自己跟弟弟能力多好，但絕對是忠心的，也不會像汪家那兩奸人那樣侵吞主人家的錢財。

汪家的人在背後都說，自己不缺錢。

是啊，直通二少爺庫房，怎麼會缺錢。

他就不懂了，顧老太太怎麼會不知道這汪家有問題，還把人派給二少爺當管帳的？

按照顧老太爺留下的遺書跟遺產，二少爺十四歲起就可以收租，就算顧老太太管著帳，只給一部分的分紅，但那也有三四百兩啊。每年都花得乾淨，嫖啊，賭啊，還有去年花兩百兩買了大少爺的假畫，他就不懂了，大少爺想找人頂鍋，二少爺何必就頂了，幹麼怕大少爺生氣，大少爺自己眼光不好卻要弟弟承擔，哪有這種哥哥。

大少爺佔了弟弟便宜，還得意洋洋的說自己愛惜弟弟，把好東西讓了出去，然後最氣人的是顧老太太還當著眾人的面誇了大少爺，然後罵二少爺不懂事，從小不知道練練眼力，只知道撿哥哥的便宜，然後為了獎賞大少爺的友愛兄弟，顧老太太當場決定，隔年把二房分紅的百分之十給大少爺當私房當作獎勵。

這件事情說來誰都生氣，但卻是沒辦法——大老爺顧別擊還在，大房的分紅自然由他獨得，大少爺能拿的只有例銀，實在沒多少，饒是顧老太太再喜歡大少爺，也不能把二房的東西給大少爺啊。

明明應該據理力爭，甚至找宗親都可以，可是二少爺卻只是說知道了。

二少爺人不壞，但就是很怯懦沒用，明明沒有要做生意，卻被汪氏家那兩奸人唆使買了鋪子，兩百兩購入，五十兩賣出，真不知道想幹麼，看在下人眼中實在是很心痛，明明一表人才，卻偏偏不成材。

可是現在好像都變了，二少爺醒了。

如果二少爺能去結交表少爺就好了，表少爺真的是天生好手，幫著舅老爺讓胡家發揚光大了不少。

「幫我傳個口信，說我明天會去臨湖茶樓。」

臨湖茶樓如其名，臨在波光湖邊的兩層建物，二樓靠著湖面的是五間雅間，就算只喝茶水也得付上一兩銀子，更別說叫上菜餚，沒花個三五兩是不可能結帳的，但京城富戶多，雅間倒是長年有一半的時間有客人。

此邊風景極好，波光湖上漁女搖著槳，載著雅客泛舟，一望無際的湖面遼闊至極，將望過去，湖光水色，一派舒爽景象。

春天，正是賞湖的好季節。

顧行梅一進雅間，就知道在等著的人是自己的表哥胡範天了——比自己大兩歲，已經娶妻生子，大概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成熟穩重點，二十一歲的年輕臉上留著鬍子，看起來倒是大了幾歲。

顧行梅開口，「表哥。」

胡範天看到他，笑了笑，「恢復得倒不錯。」

「肅王妃請來了陳院判，託了陳院判妙手回春的福，不然恐怕也不會這樣快。」

「我想也是，能當上太醫院的院判，自然有本事。陳院判聽說專精外科，他老人家怎麼說，你照著做就是了，你跟弟妹還年輕，可別留下後遺症，也別仗著自己年輕，總之，大夫說的話一定有道理。」

顧行梅忍不住一笑——這表哥是真的關心他。

小二見上了碧羅春，笑嘻嘻的問：「兩位爺要幾兩的席面？」

胡範天道：「開五兩的上來。」

「好咧。」小二一樂，「今日春暖，兩位爺可要來點酒？」

胡範天原本想要白酒，又想著自己這表弟大病初癒，不好喝太烈的東西，於是問道：「有什麼比較補身的酒？」

小二馬上回答，「肯定是茱萸酒，老師傅都說茱萸酒可以暖腹辟惡。」

「那就拿上來吧。」

臨湖茶樓的大師傅動作很快，不到一刻鐘就把菜餚全上了，共十菜兩湯，鮮果四品。

菜色是：雞米牛筋，玉兔白菜，芋香獅子頭，桃花泛，銀牙河蝦，八寶素燴，芙蓉魚排，生炒明蠔，隨上荷葉卷，山珍刺五加。

另有湯品：龍井竹蓀，長春鹿鞭湯

鮮果則是蘋果，楊梅，枇杷，桃子。

春日融融，微風襲面，波光湖上漁女盪槳，將看過去彷彿進入古人詩詞中，在這種情景下吃著美食，喝著茱萸酒，說不出的愜意。

胡範天完全不提什麼，只說著景色，這波光湖看不到盡頭，大得像海，又品起菜餚，大廚用的時間雖然不多，但這雞米牛筋卻煮得入口即化，桃花泛中的玉蘭片居然還能品出甜味，真是不錯，接著又道生炒明蠔補身，讓顧行梅多吃一點，顧行梅也耐著性子——他知道胡範天這種人，他們很有耐心，所以自己也得有耐心。

酒足飯飽，店小二撤下席面，把桌子擦得乾乾淨淨，又上了消化的山楂茶。

胡範天沒喝茶，問道：「我聽說，你把汪家那兩奸人退回給顧老太太了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發現他們手腳不老實。」

胡範天審視他，「怎麼開始看起帳本了？」

「我想著這樣渾渾噩噩過日子也不行，這次一腳踏進鬼門關後有了很大的體悟，我打算以後好好過日子。」

「那你現在身邊是誰在伺候？」

「伍大跟伍二。」

「他倆不錯，伍嬾嬾的哥哥弟弟現在也還在胡家做事，一家人都很老實，下人也不求精明，老實最重要。」

「顧家可信之人不多，但伍大跟伍二還是可以的，我病了那麼久，他們也沒一次偷懶，總是服侍周到，如果不是忠心，也做不到這樣無微不至。」

「你能醒悟過來就好。」胡範天長吁一口氣，「以前讓你提拔伍大跟伍二，你還嫌他們掃興，現在能自己想起來這兩人的好，我想姑母姑父在天之靈也能稍微放下心來。」

「是我不爭氣，讓表哥跟舅舅擔心了。」

「你以前那樣說不聽，我本是不想再管你了，可是我爹疼愛姑姑，所以也捨不得你，總是讓我多幫襯著些，這回我是聽說你退回了汪家那兩奸人，才想問問你是不是真的願意好好改過，開始學習靠自己，你若願意，我自然會看在姑姑的分上盡力教你，但你若還只是想著賭錢嫖妓，那就當我沒說過。」

顧行梅立刻站起來，一揖，「我是真的醒悟，還請表哥提攜。」

他跟夏念申來到這裡，伍嬾嬾一家，林嬾嬾一家，雖然忠心，但無法成為依靠，他想要在這個時代展開手腳一定要有可靠的人幫忙，胡範天幾乎是老天爺送給他跟夏念申的禮物。

胡範天是生意上的一把好手，跟自己有血緣關係，這樣的人願意教自己，那絕對是不會藏私的，他等著吸收古代知識就是。

「那好，我端午過後要北上，你跟我一道吧，我回去會送一批書過去顧家，這些日子你便好好學習，或者你有什麼想法也盡可問我，我看在姑姑的分上，總不能不管你。」

顧行梅知道這是遇上大大貴人，於是又行了一禮，「多謝表哥。」

胡範天說到做到，隔日果然派了人送許多商業讀本過來，講的都是歷代成功商人的人生，或者行商要注意什麼，另外還有幾本藥材書，居然繪有彩色，顧行梅這才知道這回北上是要採買藥材。

這一次肯定沒問題，有胡範天可以指導，可是總不能一直依靠別人，他還是要自己能辨識才不會被騙。

夏念申聽他說起，自然十分興奮，想了又想，「我怎麼覺得胡範天這三字有點熟悉……」

「伍二說了，胡範天以前對顧行梅夫妻著實不錯，奈何顧行梅不爭氣。」

「唉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……」

「再說。」

夏念申抗議，「我都還沒講呢。」

「是不是想說，要跟我們一道北上？」

夏念申嘟起嘴，嘟囔著，「這也猜得出來。」

「我一人還能應付胡範天，他看著我跟以前不同，只會想著生死一遭有了改變，但一旦我倆都出現，又都那樣奇怪，他難免會有別的想法。」

「不會啦，古代男女之防這樣嚴重，他跟夏四娘肯定不熟的，當然就更不可能觀察了，誰會觀察表弟媳婦啊，那樣很沒禮貌，拜託啦，求你啦，我想出去，我快悶死了……」

顧行梅看她求成這樣，內心又無奈又動搖，他拿她的撒嬌最沒辦法，她肯定也知道，屢試不爽，「那妳得盡量避著他。」

「行行行。」夏念申連忙點頭，「我平常一定躲得遠遠的，他休息了才出來透透氣，他要跟我說話，我就馬上講身體不舒服，絕對不會讓他看出端倪。」

顧行梅莞爾，拿她沒辦法。



看著眼前那一大箱的書，忍不住逗她，「要不要分一點過去看？」

「不用了，這麼珍貴的東西，當然要由你獨享才行。我呢，是君子，君子不奪人所好。」說完，還挺了挺胸。

「歪理。」

「我真的不行，古代的書沒有標點符號，我不會看。」

「沒標點符號有什麼難的，妳哪不會看了？」

「真不會，沒標點我一看就頭痛。」

不過講到沒標點，就想起秦素妮。

秦素妮很喜歡在臉書發那種落落長的心情抒發文，一發就是幾百字，而且都沒標點，夏念申一剛開始還勉強會看，就是一些無病呻吟，什麼「風太大了穿過我的心破了一個洞」，「太陽彷彿知道我內心灰暗想照得我明亮一點」，「那些雨點是我流不出的眼淚我的愛情蒸發在空氣裡成了雨水」，總是看得她嘖嘖稱奇，不管晴天雨天都可以扯上幾百字，後來她就懶得看了，覺得秦素妮吃飽太閒。

然後夏念申忍不住又想，顧行梅你古文看得順，想必是因為看秦素妮那些沒標點的文章練出來的。

嘖。

夏念申突然覺得酸了。

女人果然還是年輕的好，自己年紀大上許多，當初尹方旭就覺得她應該讓讓小妹妹，拜託，秦素妮也不小了，堂堂女大生，已經出落成出類拔萃的綠茶了呢。

顧行梅見她突然出神，摸了摸她的頭，「在想什麼？」

夏念申原本想挖苦他的，直接說「我想到秦素妮」，但講起秦素妮，一定會扯到秦磊，他又會覺得是自己的錯。

傷害他是這樣輕而易舉，但是她不想。

離婚前一兩年，她已經看夠了他的自責。

當然，她不是心疼他——離婚夫妻有啥好心疼。

她只是不想把氣氛弄僵，不然尷尬起來，自己也不好過啊。

於是笑笑，「我就是想，我們運氣還不壞，手足無措時，老天爺派了一個胡範天來，有人帶可比自己摸索快上一百倍都不止。」

「我也是這樣想的，說來也奇怪，我明明是第一次見到他，卻覺得熟悉跟親切，雖然是替代顧行梅而生，想必還是承襲了他的感情。」

「這倒是，我看林嬾嬾、桐月、臨月都很有好感，反而是原先伺候的兩個大丫頭，過來磕頭我心裡也不喜歡，想必這兩個大丫頭以前也不貼心，所以夏四娘沒什麼感情，我說不用她們服侍，讓她們回大管家那邊等發派，她們居然也很高興——這對夫妻以前過的是什麼日子啊，連個下人都不把他們放在眼底。」

「那些都不用管了，重點是以後，我們好好過日子就行。」

「你是我唯一的小伙伴了……」雖然有點尷尬，但有人能跟她聊聊泰勒絲還是歐普拉，還是值得感謝的。

「我是妳的丈夫。」顧行梅糾正她。

「你是夏四娘的丈夫，不是我的。」

「是妳的。」

「我們離婚了。」夏念申提醒他，「我們過不去這才分開的，只能當朋友，不能當夫妻。等我把古代規則再弄清楚一點，我會給你找個合法小老婆，你跟合法小老婆過日子吧，我不能跟你過。」

顧行梅拉住她的手，「念念，妳知道我是喜歡妳的——」

夏念申掙脫，心想：喜歡又不值錢，你喜歡我，但沒把我放在第一的位置，你還不如小愛，小愛把我當成最好的朋友，我如果跟霏霏吵架，她一定站在我這邊。

每次秦素妮作惡夢打電話來，不管多晚他都會馬上開車出去，她吵也沒用，那樣的日子真的很疲倦。

小愛就好了，盲目的護著她這個閨蜜，知道她離婚沮喪，還馬上買了火辣的紅色比基尼送她，好讓她能在夏威夷展開一段異國戀曲。

顧行梅一臉真誠的開口，「這裡沒有其他人，只有我們倆，我會做得很好的。」

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沒了秦素妮，你才能對我好嗎？你當著秦素妮的面，就不能對我好，是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妳知道我不想離婚的。」

夏念申突然來氣，「你當然不想啊，有我這麼貌美如花的老婆幫你做家務，還有一個青春洋溢的大奶妹備胎跟你談心，這麼爽的日子，怎麼會想離婚。」

「素妮不是我的備胎，我沒有備胎，我只有妳。」

「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繼續討論這話題了，我就算得了老人癡呆症，也不會忘記你在我們結婚紀念日選擇飛車去安慰她，這已經夠了。如果有機會回現代，你可以去『靠北老公』問問這問題，我保證你會被口水淹死。」

顧行梅還想說些什麼，夏念申阻止了他，「我知道你還愛我，可是兩人相處，光有愛沒用，你就是一邊說愛我，一邊傷害我而已。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跟你一起穿越過來，但既然是老天爺的意思，可以的話我還是想好好相處的，我已經跟你當過夫妻了，事實證明我們不能當夫妻，所以這一次，讓我們當室友就好，這樣我們都會輕鬆一點。」

時序過得很快，轉眼端午到了。

顧家在京城已經一百多年，人口現在兩百多人，每到清明、端午、重陽，都必須到城郊的顧家祠堂。

馬車上，顧行梅跟夏念申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。

經過上次的半吵半談，顧行梅現在採取了新方法——對夏念申好，但不過分的好，盡量當一個讓她覺得舒服的人。

是自己想得太簡單了，他傷害了她，然後又一廂情願的想重新開始，人心哪有這樣容易修補呢？

所以他現在只當個「好相處的人」。

在這裡，他們只有彼此了，只要自己耐心夠，總能再融化她一次。

他跟夏念申談藥材，談胡範天送來的這些書。

夏念申自己不想看，但如果聽的話卻是有興趣的——兩人都是用草藥救回來的，現在可再也不敢看不起這些草藥，真的能救命啊。

馬車搖搖晃晃的，不多時停了下來。

下了馬車，一眼見到顧氏祠堂，兩扇木門大開著，中庭擺放著好幾張拼起來的大桌，上面滿滿是雞鴨魚肉，當令鮮果，還有鮮花數盆，偌大的院子已經有七八十人在了。

顧家這支由顧老太太帶隊，浩浩蕩蕩二十幾口人。

一跨進門，一個宗婦模樣的太太就過來招呼，見到顧老太太，笑容滿面的迎上，「再從三孀娘可來了，唉，連堅哥兒跟霄哥兒都來啦，這麼小的娃娃出門可辛苦了，再從三孀娘四代同堂，好大的福氣。」

顧老太太道：「再辛苦也得來。」

那宗婦看到顧行梅跟夏念申又過來親熱，「行梅跟四娘可太好了？聽見消息可嚇了一跳，所幸沒事，一定是祖宗保佑。」

顧行梅笑說：「那是自然。」

「趕緊去見見你從叔跟四伯祖，八叔祖，他們剛剛都還掛念著你今日能不能來，看到你健康如昔，一定高興。」

顧家實在是大家族，光是見人就見很久，夏念申這才知道顧家還有一個年紀最大的曾伯祖父，已經快九十歲，眼神銳利，說起話來還是很精神。

吉時到，由宗主顧錦寶跟身為宗婦的妻子領頭，兩百多人拈完香，又燒了百來擔的紙錢，這才算完。

讓香燒著，眾人到偏廳喝茶。

宗主顧錦寶說起今年的船例分紅比去年好，大伙都是很高興的，顧家本家旁支，幾乎囊括了東瑞國三分之一的河運，每一季的分紅都是三百兩起跳。

至於「念船例分紅」，是讓彼此瞭解財務狀況，要合作時內心有個底，不要自己人坑了自己人。很快，念到了顧行梅這支了。

顧錦寶微笑，「弟妹，你們這戶的船隻，這一季比起來有點起色，我便念出來讓大家一起同樂高興。」

顧老太太笑說：「三老爺去世得早，我一個婦人能有什麼用處，還是因為別擎跟別書有擔當，我才有今日的悠閒歲月。」

顧錦寶點點頭，「是這樣沒錯，那我開始念了。大房顧別擎，商船五十艘，這一季賺六百七十兩，二房顧行梅，你的商船三十艘，賺四百兩，三房顧別書，你的商船三十艘，賺兩百五十兩。」

顧三老爺過去得很早，病逝前也給家產做了分派，大房五十艘船，二房跟三房都是三十艘，顧家商船有一點不同，既合又分。

合，便是一起進貨，壓低成本，所以宗主會念各家收入狀況，好讓彼此有個底。

分，則是分開經營，互不干涉，能賣出去是本事，賣不出去也別怪別人。

顧家這支已經連續幾年收入墊底，沒人敢跟他們一起合作進貨，今年難得變成倒數第二，也算進步，宗主顧錦寶於是出言誇獎了一番，然後又想起一個問題。

「行梅，雖然是老問題了，我還是得開口，你的船還是要交由祖母打理嗎？」

顧氏的船有些會自己經營，有些交由宗主幫忙，不一定。

顧家這支，顧三老爺過世後，顧別擎跟顧別書都是自己負責，唯當年顧行梅喪父又年幼，所以由祖母打理，就這樣一年又一年，顧行梅長大了，但顧老太太沒有歸還權力的意思，顧行梅也不敢要。

顧錦寶問起，也是慣例了，他這宗主不能不問，但也知道行梅一定沒膽子跟自己祖母爭，這孩子懦弱怕事，他從小看到大，可惜顧別溫那樣堂堂一個大好男兒，唯一的兒子居然這般沒用。

卻見得顧行梅起身，「行梅已經勞煩祖母多年，不敢不孝，這次便將船舶要回來，想跟伯父跟叔父一樣，自己經營。」

顧錦寶意外，「哦？」又想，天要下紅雨了嗎？

顧行梅繼續道：「行梅已經十九歲，應該擔當起責任了，不能像個孩子一樣還依靠著祖母，委實不像個男子漢。」

就見顧老太太笑吟吟道：「你這孩子說什麼傻話，你是我的親孫，難不成我還貪這點悠閒。船舶嘛，還是我管著就好，你跟四娘就跟以前一樣，賞賞花，遊遊船，看你們過得自在，老太婆也就高興了。」

「祖母慈愛，孫兒不能不孝，勞累祖母。」

「這怎麼會累，不過小事情，我做慣了，用來打發時間也不錯，不然整日閒著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。」言下之意，竟是不肯還回去。

顧錦寶有點傻眼，現在怎麼辦？一個想要，一個不給，但他不想管啊，他只想耍威風當個宗主，並不想斷家務事。

就見那個一直沒怎麼說話的曾伯祖父開口了，「姪媳婦，這船隻是我們顧家的，理應由顧家人管理，妳年紀也大了，享享清福吧，別跟孫子爭，難看。」

顧二老太爺也道：「是啊，三弟妹，行梅都這麼大了，理當開始擔起責任，三弟妹雖然是我們顧家人，但終究不姓顧，這船隻還是得讓行梅自己打理，不然恐怕三弟知道了，內心也會不願意。」

顧老太太這下也不好堅持了，只能笑說：「行梅啊，祖母可要跟你說，這經營沒這麼好玩，這一來一回都是幾百兩的本錢，幾百兩的進出帳，可不是過家家唷。」

「行梅懂，謝祖母疼愛，行梅大好男兒，不能再躲在祖母的背後享受了。」

顧老太太也無法，伯父說話了，二哥也說話了，內心雖然恨，但表面上卻是不顯露，「那好吧，晚點我就把帳本、印章跟船契送過去景朗院。」

「多謝祖母。」